大量假護照流入美國,華人幫派與墨西哥黑幫合作洗錢

美國國土安全部調查局(HSI)跨境金融犯罪中心(CBFCC) 近日發出警告,有華人幫派與墨西哥黑幫合作,使用大量僞造的中國護照進行洗錢,這些犯罪組織正使用微信和其他社交平台,在美國以高額報酬招募華人。

移民法上庭律師黃笑生提醒: 不明眞相的華人一旦涉及其中被判刑超過一年,即使有緑卡也會被吊銷緑卡並驅逐出境。

根據 HSI 最新的一份警告中顯示, 這些洗錢組織使用使用高仿的假中國護照在美國各地不同的銀行開戶,這些假護照足以亂眞,其中一些護照還包含僞造的美國簽證以及僞造的美國入境章。

然後, 洗錢組織通過華人常用的社交平台招募錢騾(Money Mule),讓他們帶着假護照到美國各地的銀行開戶,利用美國各銀行之間的清算時間差實施欺詐銀行的計劃。

比如, 他們在 A 銀行開設一系列的賬戶,並存入小額現金,如 100 美元。“錢騾”在開戶的時候, 通常聲稱自己是酒店或者餐館員工, 例如廚師、服務員或者送貨司機。

“錢騾”(不一定是同一個人) 隨後再到 B 銀行開設一系列的賬戶,然後將 A 銀行支票存入 B 銀行, 實際上這可能是個空頭支票, 或者餘額不足,但當他們將支票存入 B 銀行後,立即從 B 銀行取走現金。而 B 銀行在發現支票跳票後,再去追查嫌疑人,卻發現對方提供的護照都是假的,再追查開戶的嫌疑人,發現他們很多在銀行窗口開戶時戴着口罩。

還有的則是拿着支票去購買奢侈品,包括珠寶和電子産品等,並用支票支付,等商家發現支票跳票時,已經是一天以後的事情了。

疑似地下錢莊爲中國富人轉移資金買房

據介紹,“錢騾”還有另外有一種情況是:當賬戶開設好並存入小額現金激活後,會有專門洗錢的犯罪分子接管並使用這些賬戶,他們存入大額的現金,通常是 1 萬美元到 10 萬美元之間,然後支付給無關的第三方。

如 2023 年 9 月, 一名自稱是中餐館廚師的男子,使用僞造的中國護照在美國一家金融機構開設了一個支票賬戶,在短短的兩個月期間存入 400 萬美元現金, 並將這些現金以支票的形式轉移到第三方賬戶上,而這些錢的最終流向是美國大都市的房地産,懷疑是地下錢莊在爲中國富人海外買房洗錢。

跨境金融犯罪中心 (CBFCC)分析發現,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11 月期間,美國金融機構提交了數百份貨幣交易報告,記録了數千萬美元的銀行支票購買情況,與數十個用假冒中國護照開設的賬戶有關。

其開設銀行賬戶的目的,是用于轉移、隱匿和洗錢各種犯罪所得, 包括販毒、人口走私、賣淫、銀行欺詐、大規模詐騙等。

HSI 提醒美國金融機構, 並列出了 14 個要點,來提防使用類似這種詐騙計劃,並教授如何識別虛假中國護照——護照頭像和簽證頭像爲同一張照片,即使簽發時間相隔數年,這種是明顯的虛假護照。

除此以外,HSI 還提醒銀行,當開戶人自稱職業是工人、餐館、酒店工人或者無業人員的人群時要特別留意。

這種影響是相當惡劣的,尤其是對於在美國生活的華人來説,銀行會不自覺把所有持中國護照的客戶當成是潛在的詐騙分子。

追踪隱身澳洲的朱令案嫌疑人孫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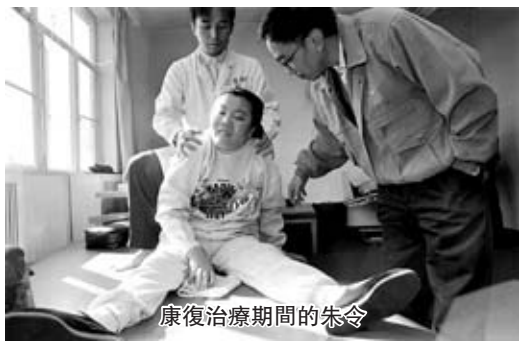
沒有奇迹。朱令沒等到眞相大白和兇手歸案,也看不到下一個春天了。2023 年 12 月 22 日,在中毒的第 29 年,她和世界作別。

但這個世界並未選擇和朱令告別, 也不曾忘記她的冤屈。公衆再次掀起對案件和嫌疑人的討論。案件的最大嫌疑人,改名孫釋顔的孫維,再次被網友找到。

朱令去世一個月,人們扒出已經改名換姓、修改年齡、定居澳洲的孫維及她的近況。澳大利亞華人(專題)自發遞交了近 4 萬份請願書,要求國會驅逐已更名爲孫釋顔的孫維出境。澳洲最大媒體頭版頭條刋登了她的正面近照,並公開了她的居住信息、投資信息和多處豪宅。

這樣的情形已不是第一次。朱令中毒近 30 年來,從畢業到海外定居,孫維的每一步,最終幾乎都會被公之于衆、被審判,甚至是被請願驅逐。公衆似乎試圖用這樣的方法逼她被遣返回國。一切還沒到終結的時刻。朱令看不到的地方,還有許多人一直替她看着。

1994 年 12 月 11 日晚上,北京音樂廳,白衣黑裙的女孩朱令完成了長達十分鐘的古琴《廣陵散》獨奏。這是這個 21 歲女孩,最後一次以優雅耀眼的形象出現在衆人面前。此時,她忍着身體的疼痛,已經三天沒有吃飯。


康復治療期間的朱令

以 1994 年爲界,21 歲前的朱令,生於北京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從小是學霸級別的存在,以高分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她英語好,大學後開始學習德語,哪怕中毒後智力嚴重受損,依舊能偶爾蹦出零星的德語單詞。

她有藝術天賦,精通古琴和鋼琴。大一進入清華學生樂團民樂隊,又很快學會小鎳和中阮,成爲中阮首席和樂隊骨幹; 獲全國高校藝術表演獨奏組二等獎。擅運動,是北京市游泳二級運動員。

衆多同學的回憶中,有人形容她長得像王菲,有人直接給出最高評價“她的美是自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迄今爲止,我還未曾見過如此完美、優秀的人”。

央視《東方時空》欄目稱她爲“清華大學最完美女生”。

此後的事件走向爲世人所熟知。《廣陵散》後,朱令開始大量脫髮,身體出現疼痛症狀。1995 年 1 月、3 月兩次住院,第二次進入 ICU 陷入長達數月的深度昏迷。最終檢測報告確認朱令兩次鉈中毒,第二次中毒後體内鉈含量遠遠超出致死劑量,疑似有人蓄意投毒,朱令的父母報案。

從住院到確診鉈中毒, 朱令等了 50 天時間,治療花費 50 萬,全身換了 8 次血,但眞正的解毒藥普魯士藍 4 元 1 支,解毒只需要 40 元。

太漫長的確診時間, 留住了朱令卻給她的智力、肌體和語言功能帶來不可逆的永久後遺症,雙目近乎失明,此後 30 年,只能由父母照料,生活再無法自理。

同年,《北京青年報》報道了朱令中毒事件,朱令的遭遇第一次被公衆看到。當時進行報道的還有當年紅極一時的雜誌《女友》,記者陳童在前往朱令所在的 112 寢室採訪時發現,朱令的床鋪上,已經被她的同學兼室友堆滿行李。

室友以很忙爲由拒絶採訪, 在記者的一再追問下留下一句:“朱令,女, 21 歲,才貌雙全,多才多藝,性格活潑,開朗大方,自去年 12 月生病,今年 3 月昏迷,至今仍在協和醫生接受治療,句號。”

那篇文章的題目是《昏迷、鉈中毒、自殺、他殺、誤服……人們在追問》。可在 90 年代,哪怕媒體、公衆、朱令的家人都在追尋眞相,但情殺、仇殺、同學矛盾甚至陰謀論的猜測中,少有人將懷疑的矛頭指向捨友的孫維。因爲她是朱令此前很要好的朋友。

直到 2002 年,孫維第一次作爲被懷疑對象出現在大衆視野里。那時,朱令的初高中同學貝志誠在網絡論壇發表文章《朱令案件的一些情況》,第一次明確暗示“孫某”是嫌疑人。

其中提到,“兇手一定是非常接近朱令的人,可以送給她食物和飲料”,“在警方調查下,承認只有孫某曾和一名教授做過的一個課題可以合法接觸到鉈”。

從篩查出疑似鉈中毒到檢測確診,多年來,貝志誠一直在幫助朱令一家。那篇文章的開頭,他寫道:“七年後的今天, 我已經擁有一個上百人的公司了……朱令仍然在癱瘓。”

那么他口中的孫某人呢?

按照孫某人哥哥的説法, 妹妹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諾基亞, 主導研發了諾基亞的一款用智能筆書寫的手機。

此後,據《沒藥花園》的報道,疑似曾和她共事的同事透露了更多信息。比如孫某人在 1999 年就已加入諾基亞,任項目經理。在公司,她必須得是當辦公室明星那種;她一定得是衆星捧月,一定得讓所有男同事都捧着她;身邊長期有一兩個“巴結她”的女性“跟班”。

網絡方興未艾的年代, 朱令的遭遇流傳得越廣, 孫某人的履歷便被扒得越透徹。此後三四年間, 論壇興起辯論的混戰, 幫助朱令一家的貝志誠、朱令的同學、室友,均被網友列入嫌疑對象反復審視。

孫某人的更多信息因此被扒出。人們知道了她叫孫維,是朱令的好友,1995 年後再未看望過朱令。而朱令中毒後一次集體看望時,孫維還在與朱令此前男友“眉來眼去”。

那之後,被騷擾成爲孫維的常態,她們一家會在半夜收到電話或被塞進信件, 哪怕搬家更換電話,也于事無補。生活計劃無法繼續,孫維自稱想過自殺。

7 年前,朱令原本順遂的人生軌迹被徹底撥亂,近乎停滯。7 年後,孫維的人生開始脫軌。

孫維嘗試過自證清白。

2005 年 11 月 30 日,網友 skyoneline 在天涯論壇貼出《天妒紅顔: 十年前的清華女生被毒事件》, 不僅將嫌疑指向孫維,甚至詳細介紹了孫維的家庭背景,暗示干擾司法的可能,關於孫維的討伐愈演愈烈。

一個月後,2005 年 12 月 30 日深夜十點多,孫維以天涯賬號 “孫維聲明” 發表《孫維的聲明———駁斥朱令鉈中毒案件引發的謠言》,8000 字長文駁斥貝志誠及網友 skyoneline 的諸多論點。接下來一段時間里,與朱令、孫維同班的多名同學或實名或匿名跟帖,支持孫維的説法。

可不到一個月時間,又有匿名網友發帖,揭露孫維的此次聲明和同學跟帖是一場策劃好的集體行動,甚至公開了孫維發表聲明前,發給同學們的“發帖綱要”,列明跟帖回復重點,以及如何配合。

後經證實, 這是關注朱令事件的黑客攻入孫維聯絡的某好友郵箱,並從中盜取的信息。信件的公佈不僅降低了諸多同學證實的眞實性, 也讓朱令的父親發現端倪。

孫維公開聲明的原稿中,寫明瞭 1995 年朱令家人報警和寫信的具體年月日,2013 年,朱令父親接受《三聯生活周刋》採訪時解釋:

“我們確實給中央寫信了,但孫維知道具體的年月日和寫信的内容,這説明什么問題?以前我可能只是有點懷疑, 她們同學之間怎么能仇恨那么大,那么自私,但我看到她的聲明之後,我就認定了,孫維是唯一的,就是她干的。”

紀實書籍《朱令的四十五年》中,朱令父母又透露了另一細節, 警方曾告知:“已經有了嫌疑對象,開始短兵相接,窗戶紙一捅就破了。”此後,卻再無下文。2006 年 1 月,孫維再次聯繫同學幫她證明時,幾乎無人回應,更無人繼續跟帖附和。同年,孫維改名孫釋顔,更改出生日期。

大量網友自發關注着她的動向, 關注各領事館, 向孫維疑似遞交出國材料的各國駐華使館反映她改名之事,阻止其拿到簽證,順利出國。從論壇和過往報道中可以看出,孫維曾輾轉多處,包括去廣州的美領館簽證,均以失敗告終。

事實上,這不是孫維第一次出國受阻。

在 2005 年孫維在天涯論壇的聲明中,她提到了自己作爲嫌疑人被審訊和被校方扣押畢業證的過往。

“97 年 4 月 2 日,在即將畢業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 14 處以‘簡單瞭解情況,只是換個地方’爲由從實驗室帶走訊問,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樣的紙上簽名。”

8 小時的連續突審後,孫維被家人接回家。2 個月後的畢業典禮前,清華系領導通知孫維,學校通過官方渠道接到通知緩發放她的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與此同時,有小道消息稱,孫維的出國護照被警方扣下。

1997 年 9 月末,孫維還是順利拿到了她的畢業證書。據《南方人物周刋》報道,此後清華的薛方渝教授探望朱令時透露, 畢業證書他已經交給孫維了,因爲公安局拒不承認是他們授意不發證書。

而孫維的出國護照, 從後來她在國外的行踪來看,也已經順利回到她的手里。

這樣的延緩, 在一定程度上絆住了孫維的腳步。天涯論壇曾有匿名帖爆料,孫維的託福成績很好,畢業前已申請到國外獎學金。因爲當時無法出國,才留在北京工作。

直到 2006 年,輿論再次發酵,孫維暴露在聚光燈下。

孫維想逃離。但太多人不希望她逃離。

任何新聞都無法始終佔據熱搜頭條, 朱令案也一樣。但總有人一直記得朱令。

2013 年 4 月,復旦大學研究生林森浩投毒殺害室友。被捕後,林森浩承認,向室友投毒的原因之一便是朱令案至今未破。

公衆和媒體掀起了新一輪圍繞朱令案的回顧與追問。當衆人試圖尋找孫維時,驚訝發現,她疑似定居美國。

2013 年 5 月 3 日,居住在佛羅里達邁阿密的華人,以縮寫 Y.Z.的賬號,在美國發起關於朱令鉈中毒案的請願。請願書的標題爲《調查和驅逐孫維》(Jasmine Sun)。

請願書的結尾寫道:“爲了保護我們公民的安全,我們請願調查並驅逐她。”

按照請願網站的規則,白宮需要對 30 天内超過 10 萬人簽名的請願,做出回應。而這封請願書發起三天時間,就超過了 10 萬簽名數,且請願人數還在持續增長。在美華人快速而熱切地請願,希望將孫維驅逐出境。

直到如今, 許多人還誤以爲請願之後的故事走向是孫維被順利驅逐。

遺憾的是, 這封請願書太過草率且有着許多事實錯誤。Jasmine Sun 是一個在任何正式身份證明中都從來不存在的人, 朱令名字的拼寫是 Zhu Ling 而非請願書中的 Zhu Lin。孫維通過假結婚獲得緑卡是謠言,她是否在美國也沒有確證。

事實上,哪怕請願書事實正確,驅逐也很難成行。有美國律師表示, 美國司法遵從無罪推定原則,法院判決前,不可能將嫌疑人驅逐出境。“這更多的是一種情緒的表達。但從法律的角度上很難站住腳。”

可請願並非全無用,聲勢浩大的請願後,許多海外媒體開始關注並報道朱令案。在國内,新華網發文七問朱令案:

孫維隱姓埋名長期生活在澳大利亞

1. 朱令案到目前爲止 19 年懸而未決的局面,究竟是何原因?

2. 警方當時掌握了哪些證據?

3.案子卡在哪里?

4.當初警方那些“只剩一層窗戶紙了” 的表態是否屬實,又指向哪個嫌疑人?

5. 對朱令家屬的詢問乃至申請信息公開,究竟爲何搪塞、不予告知?

6. 玄之又玄的所謂“法律、法規及相關規定不予公開的其他情形”具體指的是什么?

7.特別是公衆質疑的,當年本案有沒有受到權力的不正當“干涉”?

廣泛的討論和報道, 使得美方不得不有所作爲。同年 5 月 8 日,北京警方再次回應朱令案,表示“犯罪痕迹物證已經滅失,儘管辦案人員盡最大努力,採取了當時能夠使用的各種刑事偵查措施,仍未獲取認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證據”。

衆所周知,1995 年朱令父母確定女兒鉈中毒病報案後, 相關方沒有封鎖朱令所在的寢室保護現場,此後不久,宿舍失竊案發生,財物沒有丢失,丢失的只有朱令的洗漱用品和不少可能相關的證物。證據缺乏,便沒有給嫌疑人定罪的證據。

朱令中毒時脫落的頭髮, 她的父母始終保存着。2018 年,朱令父母將頭髮交給相關機構,利用新技術進行鉈毒素分析,還原 95 年朱令中毒的次數與峰值, 結果顯示 1994 年 10 月到 1995 年 3 月,朱令體内的鉈含量持續時間長達 4 個月。數量可能有 18 次之多,極有可能是多次持續投毒。

但這依舊不是認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證據。正如貝志誠説過的:“作爲一個個人, 我掌握的信息足以讓我認定孫維是兇手。但如果我是法官,我不會判孫維有罪。”

法律無法作出審判。法律之外, 人心自有判斷。

2023 年 12 月 22 日,冬至,朱令終于完成了這場長達 30 年的告別。可她離開得並不“安詳”,走時眼睛沒有閉上。離開的人無法瞑目,活着的人同樣不能釋然。衆人又一次開始尋找孫維。這一次,不再是“疑似定居”的字樣,孫維在澳洲,生活優渥。朱令離世 4 天後,在澳華人向澳洲國會遞交請願書, 提交對象包括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移民(專題)部長安德魯·吉爾斯、外交部長黃英賢。一個月時間,超過 40000 人簽署請願書,要求將孫維遣返回中國,再次接受朱令中毒事件的質詢。

人們的不甘和期望有了迴響。

1 月 19 日, 澳大利亞最具影響力最權威的主流新聞機構之一《澳大利亞人》報,在頭版以《深陷中國投毒案件的投資人在澳洲》爲題,報道了朱令案和孫維。這是澳洲銷量第一的全國性報紙。報社記者 LIAM,在中國志願者的幫助下,用兩周時間追踪到了孫維。關於朱令案的文章標題旁,配以孫維高清近照。這是極爲罕見的。過去 20 多年間,哪怕 2006 年和 2013 年兩次全民甚至世界範圍内對朱令和孫維的討論中, 從沒有孫維的照片流出過,她始終被“保護”得很好。

而這一次的, 澳洲記者捕捉到了孫維夫妻二人的行踪, 以及他們的房産投資、經濟和生活情況。從報道中可以得知,孫維更改了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進入澳大利亞定居澳大利亞的海濱小鎮,新南威爾士州中央海岸,過着平和的田園生活,生日聚會,舉行豪華晚宴,遊玩度假,買賣房産,做志願者。

2014 年,孫維和丈夫在澳大利亞通過房産投資,經手 10 套房子,獲益數百萬美元。如今依舊共同擁有五處房産,包括幾處靠海雙層豪宅,一個 53 畝的大型農場。兩年前,似乎是因爲想有更多社交生活,她們從大農場搬來蒂芬斯港。

孫維夫妻還有一個作爲民宿的豪華海濱度假屋。民宿介紹一欄寫着,他們喜歡斯蒂芬斯港一帶的海灘游泳、皮划艇和休閑遊玩。他們喜歡騎自行車去海鮮市場買新鮮牡蠣, 喜歡在碼頭看鵜鶘。

隨着報道,30 年前朱令中毒案在澳洲在原本寧靜的蒂芬斯港流傳,當地人的第一反應是震驚。他們眼里的孫維是個普通的母親,可愛善良,熱情慷慨。他們在此隱姓埋名, 擁有着太過悠長的假期,生活愉快而優渥。可朱令始終困在 30 年前,一生與病痛、死亡作鬥爭。面對 Liam 的採訪,孫維一次次拒絶, 而她丈夫的回答是:“我們太倒霉了。”全民追踪還在繼續。國内的社交網站上,網友自發製作並上傳詳細指控指南, 内容爲指導在澳華人提交孫釋顔(即孫維)以虛假姓名和年齡進入澳大利亞。在澳華人律師試圖推動引渡孫維回中國。

記者 Liam 甚至就孫維疑似簽證等信息造假問題採訪了澳洲内政部工作人員。越來越多的民衆和媒體加入尋找和質詢。孫維原定拍賣于 1 月拍賣的房産,在報道後, 已確定取消拍賣流程。

最新的消息中,在日本(專題)的中國網友在一個豪華滑雪小鎮拍到了孫維一家, 疑似離開澳洲在日本度假散心。網友評論:能不能找找還在這個滑雪場的國人, 號召大家都拍她, 讓她無處遁形。拍攝者秒回:已經發在滑雪群了。

評論里説她比實際年齡老,狀態很差。或許這是許多人的期望,希望她活得並不如意,夜不能寐,飽受良心譴責。可孫維在澳洲這悠長的十幾年,似乎都是她無憂慮生活的明證。

至少此刻是不同的。雖然現階段,引渡或讓孫維回國出庭、接受質詢,都機會微渺。11 年前,十萬人請願驅逐孫維的討論下,再次蓋起高樓。高贊評論寫到:

“我曾經以爲這些都是無用功。可有人告訴我,如果你追求公正的結果,那這些行爲確實是無用的; 但這些努力讓孫維一個手握巨大資源的人都不得不四處逃避,本質上是有作用的,至少防止了她繼續騎在普通人頭上。”

朱令的人生里,眞相和正義缺席了。朱令去世後,朱令父母托朱令基金會的代表轉達《澳大利亞人》報:“正義或許不會到來,但他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朱令都沒有合上她的雙眼。” 這並不意味着兇手和嫌疑人不需要接受審判,人心的審判會一直繼續。人們會記得,一次次講述,一遍遍尋找和求索。

“我們會一直盯着你, 所有人都會一直盯着你,直到你付出應有的代價。”**來源:倍可親**